

李寅生
日今场正美
著 译

隐逸与文学

YIN YI YU WEN XUE
yintaoyuanming shenyaoweizhongxin

以陶渊明
沈约为中心

湘潭大学出版社

美
著译

以儒释明
沈约为中心

隐逸与文学

YIN YI YU WEN XUE
yilaoyuanming shenyaoweizhongxin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逸与文学：以陶渊明、沈约为中心 / (日) 今场
正美著；李寅生译. —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81128-487-4

I. ①隐… II. ①今… ②李… III. ①中国文学—古
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2975 号

责任编辑：朱春花

装帧设计：刘 扬

出版发行：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0731-58298966 邮编：411105

网 址：<http://xtup.xtu.edu.cn>

印 刷：长沙理工大印刷厂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1.25

字 数：255 千字

版 次：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28-487-4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目 录

第一篇 陶渊明的文学及其影响

第一章 玄言诗与陶渊明的文学	(3)
第一节 玄言诗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3)
第二节 论《形影神》三首	(22)
第三节 《闲情赋》考	(42)
第二章 陶渊明的模仿者	
——王 绩	(60)
第一节 王绩的传记	(60)
第二节 论王绩的《古意》六首	(90)
第三节 陆淳删《东皋子集》小识	(103)
第三章 苏轼《和陶诗》考	(123)
第一节 在扬州的《和陶诗》	(123)
第二节 在惠州的《和陶诗》	(139)
第三节 在海南岛的《和陶诗》	(155)

第二篇 沈约的文学及周边环境

第一章 沈约的隐逸观及其文学	(179)
第一节 沈约《宋书·隐逸传》考	(179)
第二节 论沈约短句中的咏物诗	(193)
第三节 东阳太守时代的沈约	(209)
第四节 东昏侯统治下沈约的立场及阮籍《咏怀诗》注	(223)
第五节 晚年沈约所作的《郊居赋》及其译注	(244)
第二章 齐梁时代的文学理论	(293)
第一节 《文心雕龙》与《诗品》 ——对曹氏兄弟及王粲、刘桢的评价	(293)
第二节 《文心雕龙》及其同时代的文学批评 ——兼论“奇”的概念	(308)
第三节 《文心雕龙》的作家论与曹丕《典论·论文》的关系	(324)
本书中的论文初次发表一览表	(350)
后 记	(353)
译后记	(355)

第一篇

陶渊明的文学及其影响

第一章 玄言诗与陶渊明的文学

第一节 玄言诗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一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是《文心雕龙·明诗篇》中的一句话，它是针对诗歌创作由思想性较强的玄言诗转移到山水诗的情况而言的。所谓的玄言诗是把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言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诗体。其主要的作家是孙绰、许询，故沈约在其《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把以他们为中心的文学思潮称为“孙许之风”。梁代钟嵘在《诗品·序》中，把西晋太康年间的文学称之为“文章中兴”，并对此做了仅次于汉末建安文学的高度评价。与此相反，他对西晋永嘉（307—312）文学所给的评价却是较低的。他认为：“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味寡。”这一时期所展示的诗歌受到了清谈之风的影响，与修辞相比这些作品大都更加注重论理。到了东晋

之后，这种风气并没有衰退。“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具有道家思想、缺乏文学趣味的作品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流。

的确如此，如果翻开现存的玄言诗，就会发现这个评价未必是不恰当的。在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后简称《全晋诗》）所收录的十二首孙绰诗中，四言的《表哀诗》（《诗纪》卷四二）是为悼其母辞世而作，无论是序还是诗，都是回忆失去父母后自己的孤独。虽然充满了哀悼之思，但思想性却较为薄弱。与此相比，常见的具有玄言诗特征的作品，是那些赠与友人的诗歌。如孙绰《赠温峤诗》（《文馆词林》卷一五七）便是一首四言四十句、由五章组成的共一百六十字的诗歌，其第一章如下：

大朴无像，钻之者鲜。 玄风虽存，微言靡演。

邈矣哲人，测深钩缅。 谁谓道辽，得之无远。

开头的第一句源于《老子》的“敦兮其若朴”（第十五章）和“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第十四章）。整个一章所叙述的全是极为深奥难懂的老庄哲理，尤其是结尾的第五章更是如此：

无则无慕，有必有希。 仰荫风云，自同兰夷。

辞以运情，情诣名遗。 忘其言往，鉴诸旨归。

这一章的前四句赞扬了温峤的武功及高洁的人品，后四句则述《庄子·外物篇》的“忘言”之意。赠诗对象温峤的答诗只保留了《回文虚言诗》一首，诗的内容虽然并不清楚，但很可能也是与《赠温峤诗》具有同样强烈的思想性的作品吧。

再如《与庾冰》（《文馆词林》卷一五七）的第一章：

浩浩元化，五运迭送。 昏明相错，否泰时用。

数钟大过，乾象摧栋。 惠怀凌搆，神壑不控。

诗中虽然感叹了西晋王朝的衰亡，但所用的“否泰”、“大过”等语却都是出自《易经》中的典故，其中的“否”、“泰”、“大过”皆为《易经》中的卦名。尤其是孙绰给他齐名的许询所作的《答许询诗》（《文馆词林》卷一五七），更是一首四言长诗，共92句368字，由9章组成。全诗在叙述与许询友情的同时，也表达了对老庄世界的憧憬之情。如其中的第一章：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 机过患生，吉凶相拂。

智以利昏，识由情屈。 野有寒枯，朝有炎郁。

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智以利昏”出自《老子》（第十九章）的“绝圣弃智”、“绝巧弃利”；而“时物”、“吉凶”等语句则出自《易经·系辞下》中的“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继之的第二、第三章，表达了作者对达人理想境地的向往。中间的内容赞扬了许询的高洁，表现了二人之间深厚的友情。诗中老庄以外的用典虽然较多，但就整体而言展示老庄思想的内容仍然占据了主流。

关于对孙绰与许询二人的评价，正如《世说新语·品藻篇》记载的孙绰就支遁询问自己与许询优劣时所回答的那样：“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作为经常比较的对象，二人好像处在了竞争对手的关系。许询只保留下来了《竹扇诗》、《农里诗》等三首五言诗的片断，他赠孙绰的诗在《全晋诗》中并没有看到。从孙绰的这首诗来推测，二人极有可能写了一些以叙述友情为背景的带有哲理性的诗。这些内容在许询的《竹扇诗》和《农里诗》诗中是可以看到的。

首先，看一下《竹扇诗》（《诗纪》卷四二）：

良工眇芳林，妙思触物骋。 篴疑秋蝉翼，团取望舒景。

这首诗除了咏物的倾向之外，具有玄言诗特征的老庄要素几乎看不到。与此相比，《农里诗》（《文选》卷三一江淹《杂体诗》孙廷尉绰《杂述》所引李善注）有如下句子：

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

这两句具有玄言诗的氛围，但仅是片断的内容而已。从这两句的意思来看，其中的详细情况还是不清楚的。

《诗品·序》中在评价孙绰、许询的同时，对桓温、庾亮又是如何评价的呢？关于桓温，《世说新语》多记载其事，但《全晋诗》中却没有保留桓温的诗。《世说新语》虽多载庾亮其事，但《全晋诗》中也没有保留他的诗。只有《世说新语·容止篇》的刘孝标注所记载的孙绰《庾亮碑文》才有对庾亮如下的评论：“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虬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这个评价表现了他置心于方外而欣赏自然山水的态度。

其次，如“方正篇”所载：“孙兴公作《庾公诔》，文多托寄之辞。”孙绰还为庾亮作诔，可见二人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此外，《文心雕龙·明诗篇》有“江左篇制，溺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的记载。袁，即与孙绰并称的袁宏。在《世说新语·文学篇》中记载有谢尚赞赏袁宏的《咏史诗》的故事和桓温命袁宏作《北征赋》的故事。《全晋诗》（卷十四）除了收录有袁宏的两首《咏史诗》之外，还收录有《从征行方山头诗》、《采菊诗》、《拟古诗》等6首诗。其中具有玄言诗特征的

大概是这首《从征行方山头诗》（《艺文类聚》卷七）了。

峨峨太行，凌虚抗势。 天岭交气，窈然无际。

澄流入神，玄谷应契。 四象悟心，幽人来憩。

如第五句的“入神”，出自《易经·系辞下》“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第七句的“四象”，出自《易经·系辞上》“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虽然描写的是太行山的山岭和深谷，但诗中充满了抽象性的用语，全诗的内容描绘的仿佛是神仙世界。

这里如果说孙绰和许询等人的诗歌具有玄言诗特征的话，那么特别是赠答诗（仅就孙绰的诗歌而言）就是具有传述老庄思想的玄言诗的特征了。这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呢？它与赠答诗的形式是否有关呢？可以说他们除了当面谈论老庄大义，彼此酬唱之外，还用特定的玄言诗互相畅述清谈之乐。玄言诗体现了他们的思想交流。如前面提到的《答许询诗》第四章中又有：“咨余冲人，禀此散质。器不韬俗，才不兼出。”在对自己隐遁、出仕的半途而废作了一番谦逊之后，第五章继续写道：“孔父有言，后生可畏。灼灼许子，挺奇拔萃。”孙绰对这个年轻的手进行了毫无顾忌的赞扬。对许询赠与孙绰的诗，孙绰在第八章中赞扬道：“贻我新诗，韵灵旨清。粲如挥锦，琅若叩琼。”这也证实了《世说新语·文学篇》中“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的记载的可信性。也可能孙绰对许询诗歌极其“高情远致”（《品藻篇》）的赞语反映了许询高洁的人格。在这种友情和诗才的背景下，他们互相赠答玄言诗。

二

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就玄言诗问题做了如下评价：

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比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遁丽之辞，无闻焉尔。

从元帝建武初年（317）至安帝义熙末年（418），所谓东晋百年间的文学皆为老庄一色，可以说完全没有优秀的作品（遁丽之辞）。这从现存少量的玄言诗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前面提到的孙绰的赠答诗等作品也许是这种严格评论中尚存的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吧！即使是被称为“妙绝时人”的许询五言诗，从保留下来的《竹扇诗》和《农里诗》的片断中也很难反映出其中的全貌了，虽然有些遗憾，但却很难说是优秀的作品。何况由追随孙、许的文学之辈也应该推测出当时玄言诗的水平了。

在这里提到沈约的评论标准是极为必要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分成了前半部分的文学变迁史和后半部分音韵论两个部分。这里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前半部，即沈约把从汉至魏的诗歌归纳在一起进行研究。其所叙述的“文体三变”说，可以说是与司马相如的“形似”，班固的“情理”，曹植、王粲“气质”等文学体裁有所不同。汉魏的诗歌虽有三变，但其源流则归结到了《诗》、《骚》。而发生重大变化的则是西晋元康年间的文学了。

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辘轳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

（《宋书·谢灵运传论》）

元康年间的文学在音律方面，与班固、贾谊有所不同；在文体方面，与曹植、王粲有所不同。潘、陆的诗文如繁星般的内容和如锦绣般的表现，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偏重修辞的特征，堪称兼备了司马相如之赋和“建安七子”之诗二者的优点。正如林田慎之助在他的《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西晋元康时期，沈约的文学的嗜好是与时代的理论相一致的，可以说是理想文学的时代。”^①（274页）沈约认为这个时代是文学的最盛期。此事与《宋书·谢灵运传论》的后半部分的音韵论是关系的。沈约重点是强调表现形式（文）重于内容（质）。因而对于哲学上较为难懂并且轻视修辞的东晋时代的玄言诗，给予较低的评价亦属于当然之事。这一时期的殷仲文和谢混曾尝试着进行文风的变革，但直到宋代的谢灵运和颜延之的出现，才可以说是出现了文学复兴的迹象，整个东晋时代的文学应该说是黑暗时代的文学。

的确如此，太康诗人们的诗歌大概缺少一种美学上的要素吧！例如潘岳的《悼亡诗》其一（《文选》卷二三）是一首悼念亡妻心迹的诗，由于在对句等方面运用了修辞上的技巧，进而形成了美学上的再创造。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	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	俛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	帷屏无髻鬋，翰墨有余迹。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	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

^① 《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第四章《齐梁时代的文学理论》·上·第一节“《宋书·谢灵运传论》与文学史自觉”。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 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春风缘隙来，晨雷承檐滴。 寢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
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在这首诗里，以前的文学要素如建安诗歌的慷慨精神已经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作者悼念亡妻之情了。“慷慨”，是所谓“言志”的文学，即具有在政治方面抒发自己才能的气概，也可感叹自己所遇到的挫折失败经历。对太康诗人而言，这种“言志”的精神已经淡化，正如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所指出的那样，它已朝着人类所固有的抒情方面倾斜了。又如钟嵘在《诗品·上品·潘岳评》中引用谢混的评论：“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即强调了要重视修辞上的美感作用，只有从这个方面入手，才能理解潘岳诗中的情感因素。“怅怵如或存，周遑忪惊惕”直接描述了作者内心的情感波动。而“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的隔句对的比喻表现却变得具体形象化了。从窗缝隙间吹过的春风，到屋檐下流过的朝露，作者眼中所看到的東西都已带有了感情色彩，最后作者以庄子的话来淡化自己的愁思。结尾的“庄缶犹可击”一句，是以《庄子·至乐篇》为背景来表现其思想性的，此外的一切完全吟咏的是作者的心像风景。

从“言志”到“缘情”，堪称是诗歌史上的一种变革。“言志”源于《毛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汉代文学观（尤其是《尚书·舜典》的“诗言志”）。

节运时气舒，秋风凉且清。 闲居心不娱，驾言从友生。
翱翔戏长流，逍遥登高城。 东望看畴野，回顾览园庭。
嘉木凋绿叶，芳草纤红荣。 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

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 收念还房寝，慷慨咏坟经。

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这是“建安七子”之一陈琳所作的《游览》其二（《艺文类聚》卷二八所收。诗题据《古诗纪》卷二六所加）。据曹丕《典论·论文》（《文选》卷五二）所载“（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以及《与吴质书》（《文选》卷四二）所载“孔璋（陈琳字）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可知陈琳所作的实用主义散文是非常优秀的。《文选》（卷四四）收录的《为袁绍檄豫州》和《檄吴将校部曲文》都是这方面极好的例子。尤其是后者，是作者建安二十一年（216）征吴之际为劝降吴国将校而作的檄文。《游览》诗写作的时间，猜想不会是写作檄文的紧张之际。“立德垂功名”所言的“志”，是陈琳眺望秋景时所倾吐的“闲居”之忧，感叹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走向黄昏的人生暮年。面对“建功不及时”的状况，作者禁不住焦躁起来，于是便在“慷慨”之后让自己埋没在古典的幽情之中了。对前面列举的潘岳哀悼亡妻之诗所抒的“情”而言，陈琳诗在政治方面所言的建功之“志”也就能理解了。

在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其后半部分的音韵论内容还谈到了曹植、王粲、孙楚、王瓚的诗：

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

关于音韵的法则，张衡、蔡邕、曹植、王粲都没有发现，潘岳、陆机、谢灵运、颜延之也没有发现。正如“音韵天成”所言，即使没有了解音韵的法则，也能成为自然的东西，也具有了听觉方面的、音乐方面的美感。

三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山水诗代表人物虽然是谢灵运，但在他的诗中老庄思想还是不能完全消除的。这正如兴膳宏在其《〈文心雕龙〉的自然观及其探究》中所说：“不能单纯地把它看成是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革。庄老与山水本来表现为一体，但到了山水诗则开始在自然描写中阐述了一些深奥的哲理。”^①兴膳宏的观点是值得研究的。刘宋永初三年（422），左迁为永嘉太守的谢灵运所写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便是其《登池上楼诗》中的名句，他的山水诗也多创作于这一时期。下面的《登永嘉绿嶂山诗》（《诗纪》卷五七）便是他同年八月所作：

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	行源迢转远，距陆情未毕。
澹澈结寒姿，团栾润霜质。	涧委水屡迷，林回岩逾密。
眷西谓初月，顾东疑落日。	践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
盍上贵不事，履二美贞吉。	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难匹。
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	恬如既已交，缮性自此出。

从开头到第四句，所描述的都是跋山涉水之乐。带着食品，在期待和不安中攀登着悠远而不知名的山峰，行走在深山峡谷的小道上。即使遇到水源时，依然保留着一种幽深的韵味。第五句到第十二句，描写了绿嶂山的自然景色。潺潺的溪水，美丽的竹林，作者徜徉于这种美景之中，直到夕阳西下以至明月初升，作

^① 《中国文学理论》第246页。